

文史哲大系 148
鄭華達著

唐代宮怨詩研究

天津出版社 印行

文史哲大系 148
鄭華達著

唐代宮怨詩研究

文津出版社 印行

目 錄

第一章：引論

(一) 宮怨詩界說

(1) 幽閉深宮

(2) 青春消逝

(3) 紅顏招妒

(二) 唐代宮怨詩研究概況

(三) 研究方法和取向

(1) 外緣研究

(2) 綜合研究

第二章：唐代宮人概況

(一) 宮人釋名

(1) 宮人

(2) 宮妓

(a) 內人

(b) 宮人	二四
(c) 搗彈家	二七
(d) 雜婦女	二七
(一) 唐代宮人數目	二四
(二) 唐代宮人、宮妓人宮途徑	二七
(1) 聘召	二七
(2) 采選	二七
(3) 籍沒	二七
(4) 進獻	二七
(四) 宮人之怨	四六
(1) 堙鬱望幸	四六
(2) 幽閉深宮	四六
(3) 獲罪守陵	四六
(五) 小結	四五
第三章：唐宮怨詩意象分析	五五
(一) 緒言	五六
(二) 宮怨詩意象分析	五六
(1) 鏡	六〇

(a) 鏡意象溯源	六〇
(b) 唐代宮怨詩鏡意象的繼承	六〇
(2) 螢	五六
(a) 螢意象溯源	五六
(b) 唐代宮怨詩螢意象的繼承	五六
(3) 簾	五六
(a) 簾意象溯源	五六
(b) 唐代宮怨詩簾意象的繼承	五六
(4) 扇	五六
(a) 扇意象溯源	五六
(b) 唐代宮怨詩扇意象的繼承	五六
(5) 階	五六
(a) 階意象溯源	五六
(b) 唐代宮怨詩階意象的繼承	五六
(6) 苔	五六
(a) 苔意象溯源	五六
(b) 唐代宮怨詩苔意象的繼承	五六
(7) 漏	五六

(三)

第四章：唐代宮怨詩母題分析

(一) 緒言

(二) 宮怨詩母題分析

(1) 母題溯源

(a) 陳皇后母題溯源

(b) 班婕妤母題溯源

(c) 陳皇后與班婕妤母題比較

(2) 六朝詩的陳皇后、班婕妤母題

(a) 六朝詩中的陳皇后母題

(a) 漏意象溯源

(b) 唐代宮怨詩漏意象的繼承

(8) 燭

(a) 燭意象溯源

(b) 唐代宮怨詩燭意象的繼承

(9) 燈

(a) 燈意象溯源

(b) 唐代宮怨詩燈意象的繼承

小結

一六三
一六五
一六五
一六八

(三)

第五章：唐代宮怨詩兩性關係分析

緒言

(一) 宮怨詩中的兩性關係——男權統制

(1) 主宰與受主宰

(2) 主動與被動

(3) 單一與衆數

(二) 宮怨詩中的女性形象

(1) 宮人的自我價值

(2) 宮人的妒行

(四) 宮怨詩中的女性世界

(1) 女性的封閉世界

二二九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八
二三八
二三八
二四六

(a) 宮怨詩中的封閉世界

(b) 突破封閉世界的希冀和疑惑

(2) 對封閉世界及君權的依戀

(五) 身分的轉變——宮人入道

(六) 男尊女卑觀念下的寫作、理解，與評價

(七) 兩性關係與君臣關係

(八) 小結

第六章：結論

附錄：唐代宮怨詩目

參考書目

(a) 宮怨詩中的封閉世界	二五六
(b) 突破封閉世界的希冀和疑惑	二六四
(2) 對封閉世界及君權的依戀	二七五
(五) 身分的轉變——宮人入道	二九二
(六) 男尊女卑觀念下的寫作、理解，與評價	二九四
(七) 兩性關係與君臣關係	三〇三
(八) 小結	三三二
第六章：結論	三三二
附錄：唐代宮怨詩目	三三二
參考書目	三三二

第一章 引論

(一) 宮怨詩界說

宮怨作為詩歌的主要題材，很早便為人所注意，好像方回(一二二七—一三〇七)《瀛奎律髓》一書，其中〈宮閨類〉即以選收宮怨詩為主。^①又如趙孟奎(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分門纂類唐歌詩殘本·序〉記云：

是集之編，蒐羅包括，靡所不備。凡唐人所作，上自聖製、下及俚歌、郊廟軍旅、宴饗道塗、感事送行、傷時弔古、慶賀哀挽、遷謫隱淪、宮怨閨情、閑居邊思、風月雨雪、草木禽魚、莫不類聚而畧分之。^②

□ 1 □ 第一章 引論

① 方回評，李慶甲(一九三三—一九八五)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卷三一，〈宮閨類〉，頁一三四〇—一三四五。其中所收的九首詩歌，

序文記「唐人所作」中有「宮怨閨情」一類。李維楨(一五四七—一六二六)《新鐫名公批評分門釋類唐詩集》中，亦有樂府宮怨閨情一類。^③

此外，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編《文章正宗》，廣錄《左傳》、《國語》至唐末之作，劉克莊(一一八七—一二六九)《後村詩話》記云：

《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屬余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為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勿取。^④

《文章正宗》以正俗為旨，於「詩歌一門」中刊落「宮怨」之作，顯亦視宮怨為詩中一類。《文章正宗》繩削極嚴，惟劉克莊自編《唐五七言絕句》一書時，卻表明兼取「宮怨之什」，顯示了與真氏相異之選詩標準，其序文云：

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遺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女不棄也……

童子請曰：「昔杜牧譏元、白海淫，今所取多□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⑤

其書雖佚，惟從序文可知，劉克莊所選者實多以宮怨為題材的絕詩。

至於今人所編的詩歌選本，亦每將宮怨詩別為一類，好像潘百齊編著《全唐詩精華分類鑑賞集成》，分有〈宮怨門〉；^⑥胡光舟、周滿紅主編《古詩類選》，於〈抒情言志〉類下，亦立有

〈宮怨〉門；^⑦關濤等編《唐詩宋詞分類描寫辭典》，〈情感抒寫〉類下，同樣分出〈宮怨閨情〉。^⑧諸書均以宮怨為詩歌題材的一類。

可是，對於宮怨詩的定義，前人卻鮮有提及。考宮怨詩濫觴於《詩經》，萌芽於漢，在兩晉六朝逐步發展，至唐而大盛。^⑨如張海鵬(一七五五—一八一六)《宮詞小纂·敘》所云：

即有六首為宮怨詩。

② 趙孟奎編：《分門纂類唐詩殘本》，(《宛委別藏錄錄雲樓藏本》)，頁一b。

③ 李維楨《新鐫名公批評分門釋類唐詩集》，原書未見，有關該書的內容卷次，可參孫琴安著：《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一五四。

④ 劉克莊撰：《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前集，卷一，頁四。

⑤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集部》)，卷九四，頁一八。

⑥ 潘百齊編著：《全唐詩精華分類鑑賞集成》(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宮廷門〉，〈宮怨門〉，頁九〇—一九〇二。

⑦ 胡光舟、周滿紅主編：《古詩類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抒情言志〉類，〈宮怨〉，頁五六三—五六八。

⑧ 關濤等編：《唐詩宋詞分類描寫辭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情感抒寫〉類，〈宮怨閨情〉，頁八九〇—八九八。

⑨ 關於宮怨詩的發展，專文論及者不多，較重要的可參 Miao, Ronald Clendinen (一九三六—)，"Palace-style poetry: The Courty Treatment Of Glamour And Love", in Ronald C. Miao ed., Stu-

南朝而降，遞尚清辭；唐代以還，遂傳宮怨。^⑩

事實上，以〈宮怨〉為詩題者，亦始見於唐。唐詩以〈宮怨〉為題者八首，作者包括李益（七四八—八二〇）、長孫佐輔（活躍於七九五前後）、于漬（活躍於八五九前後）、柯崇（八三八—？）、司馬札（活躍於七九五前後）、韋莊（八三六—九一〇，或生於八四七、八五七、八六〇），及唐末任翻等人。^⑪

這八首〈宮怨〉，一如繆文傑(Ronald Chendinen, Miao)所說，主要是表現宮廷婦女的失戀及其他方面的「挫折」。^⑫細言之，所謂「挫折」，實又有以下數端：

(1) 幽閉深宮

幽閉深宮，失卻自由，是宮怨原因之一，如長孫佐輔〈宮怨〉：

深院獨開還獨閉 鸚鵡驚飛苔覆地

司馬札〈宮怨〉：

年年花落無人見 空逐春泉出御溝

前一詩表明深宮獨開獨閉，直寫深宮之封閉景貌。後一詩則借花落無人見之景，烘托宮人幽閉，無人理會的寂寞苦況。

(2) 青春消逝

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8), Vol.1, pp. 1-42. 康正果著：《風騷與艷情》（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七六—一九六。沈伯俊（一九四六—）：〈宮怨體的濫觴——《長門賦》〉，《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二年一期，總第三期，頁四〇—四三—六五。卞良君：〈古代宮怨詩和閨怨詩〉，《文史知識》，一九八九年第九期，總九九期，頁八三。

^⑩ 張海鵬編：《宮詞小集》（《叢書集成初編》本），頁一。

^⑪ 李益：〈宮怨〉，見彭定求（一六四五—一七一九）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卷二〇，頁二六一；卷二八三，頁三二二六。長孫佐輔：〈宮怨〉，《全唐詩》，卷二十，頁二六一。其詩一作〈古宮怨〉，《全唐詩》，卷四六九，頁五三三五。于漬：〈宮怨〉，《全唐詩》，卷二十，頁二六一；卷五九九，頁六九三三。柯崇：〈宮怨〉二首，《全唐詩》，卷二十，頁二六二；卷七一五，頁八二一五。該詩作者問題，可參附錄注釋^⑫。司馬札：〈宮怨〉，《全唐詩》，卷五九六，頁六九〇五。該詩作者問題，可參附錄注釋^⑬。韋莊：〈宮怨〉，《全唐詩》，卷六九五，頁七九九七—七九九八。任翻：〈宮怨〉，《全唐詩》，卷七二七，頁八三三四。

^⑫ Miao, Ronald Clendinen, "Palace-style Poetry: The Courty Treatment Of Glamour And Love", p.3.

宮人之所怨，亦包括紅顏漸老，青春消逝。好像柯崇〈宮怨〉二首其二：

紅淚旋銷傾國態 黃金誰爲達相如

以及任翻〈宮怨〉：

淚乾紅落臉 心盡白垂頭
自此方知怨 從來豈信愁

柯詩的宮人怨紅顏漸消，復幸無期，蓋望幸之心越切，嘆老之怨越深。至於任詩，更表明衰顏白頭，正是宮人「知怨」、「信愁」之所由。

(3) 紅顏招妒

唐宮人之數，動輒過萬，是故一人承寵，妒讒自必紛至沓來。所以紅顏招妒，亦是宮人之怨，如長孫佐輔〈宮怨〉：

拊心卻笑西子嚔 掩鼻誰憂鄭姬謗
……
盛衰傾奪欲何如 嬌愛翻悲逐佞諛

前一句還說不憂讒謗，語音未落，下一句即被佞諛者所驅逐。又如于濆〈宮怨〉：

謂言入漢宮 富貴可長久
君王縱有情 不奈陳皇后

于詩的宮人亦因「陳皇后」相妒，而得不到君王的寵幸。這裏的宮人怨，不僅指向君王，亦指向其他相妒的宮人。

總而言之，宮怨詩乃是指內容上以描述宮人怨意爲主的詩歌。至於所謂宮人之怨，乃包括失去天子的寵幸，以及種種個人挫折（嘆老、憂妒、幽閉）。惟所謂挫折卻又每每與天子之愛寵有關，蓋恐色衰而愛弛、爭寵而相妒、失寵而幽閉禁絕。可見，所謂宮人之怨，每不離君王之愛寵與否。

本書所研究的宮怨詩當然並不限於上述八首以〈宮怨〉爲題的唐詩，而是指這類以宮人怨意爲主要內容的詩。這種定義，也是目前一般學者對宮怨詩的普遍認識。¹³

¹³ 如松浦友久（一九三五—）指出所謂宮怨之作，即「歌咏宮中女性失去天子寵愛的作品」，見松浦友久：《唐詩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觀念——「宮怨詩」的意義》，《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第三輯，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三八。張浩遜（一九四九—）亦說：「所謂『宮怨詩』，乃是抒寫宮廷女子的怨愁苦恨之詩。」，見張浩遜：《唐代宮怨詩綜論》，《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九年，頁一一。

(二) 唐代宮怨詩研究概況

關於唐代宮怨詩的研究，至今尚未見專書，至於總論唐代宮怨詩的論著，目前計有：

Miao, Ronald Clendinen, "Palace-style poetry: The Courty Treatment Of Glamour And Love", in Ronald C. Miao ed., *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8), Vol. 1, pp. 1-42.

韓理州(一九四三—)：〈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簡說唐代的「宮怨詩」〉，《人文雜誌》，一九八五年六期，總三八期(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頁一〇九—一二、一〇八。

蘇者聰(一九三二—)：〈論唐代宮女詩及宮女命運〉，《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六年第五期，總七五期(一九八六年九月)，頁九四—九九。

張浩遜：〈唐代宮怨詩綜論〉，《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九年，頁一一—一六、頁六〇。

諸文雖以唐代宮怨詩為討論題目，惟內容多以賞析為主，若干重要的論題，諸如唐代宮人概況、唐代宮怨詩與六朝詩的關係，以及宮怨詩所反映的宮人形象等，則欠深入的分析。其他涉及唐宮怨詩的論著包括以下三類：

第一類，旨在闡怨詩的研究，及中國古代詩詞的女性研究，而兼談到唐代宮怨詩，如：

康正果著：《風騷與艷情》(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七六—一九六。
許翠雲：〈唐代閨怨詩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四號(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一一—二〇。

松浦友久：〈唐詩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觀念——「閨怨詩」的意義〉，《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三輯，頁三八—五八。

第二類，以女性文學的角度賞析女性詩人筆下的宮怨詩，如：

譚正璧(一九〇四—)著：《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四章〈隋唐五代詩人〉，第七節〈紅葉與繡衣〉，頁一三七—一四四。

蘇者聰著：《閨幃的探視——唐代的女詩人》(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三章〈妃子〉，頁五七—八五；第四章〈宮女〉，頁一〇四—一一八。

樂恕人(一九一七—)：《唐代的女流詩人》(東京：每日新聞社，一九八〇年)。

第三類，是對個別作家宮怨詩的賞析，如：

沈祖棻(一九一〇—一九七七)著：《唐人七絕詩淺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二五—三三。

顏昆陽(一九四八—)：《喜怒哀樂》(台北：月房子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怨怒篇〉，〈空懸明月待君王——宮女之怨〉，頁一五四—一六二。

陳邦炎：《唐人絕句鑑賞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王昌齡的兩首宮怨絕句〉，頁三五—四〇；〈張祜的宮怨絕句〉，頁一五七—一六一。

以上諸作，各有所偏，均不屬於全面而又專門的唐宮怨詩研究。第一類的論著，其著眼點不在於唐代宮怨詩；換句話說，唐宮怨詩的討論只佔其中的一個章節段落而已。第二類和第三類的論著，雖著眼於唐宮怨詩，但前者研究對象只限於女性詩人，後者則只局限於個別詩人的詩作。換言之，這兩類論著都不能以宏觀的角度來分析研究唐代宮怨詩。

總之，唐代宮怨詩的專門研究，尚有待學者的開拓抉微。本文之作，擬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更進一步，對唐代宮怨詩展開深入的探討。

(三) 研究方法和取向

韋勒克(Rene Wellek, 1903-1995)與沃倫(Austin Warren, 1899-1986)《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一書曾將文學研究方法區分為外緣研究、內部研究兩類。前者包括文學的背景、文學的環境、文學的外因等研究；後者則集中於文學作品本身的分析和解釋。¹⁴

儘管兩類的文學研究方法取向和重點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二者互不相容。正如《文學理論》一書所言，只有文學作品本身的分析和解釋，才可印證我們對作家的生平、社會環境，及文學創作過程等研究是否正確。¹⁵

事實上，外緣研究、內部研究亦可以同時包含在一個研究系統之內。好像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的文學批評方法，把文學看成是歷史現實與意識形態的交匯點，著力探討歷史事件如何轉化為文本，文本又如何轉化為社會公眾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又如何轉化為文學這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¹⁶正如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指出新歷史主義批評要旨在於考察文學文本內的社會存在和與此相對的社會存在。¹⁷由此可見，要運用新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方法，非結合外緣研究和內部研究不可。偏重一方，則無從論述文學與形成文學的背景之間，那種互相塑造、互相滲透的關係。

換句話說，文學的研究並非一定要整齊劃分為外緣、內部二端不可。許多時候，二者可以同時包含在一個研究系統之內，從而便於以宏觀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研究。

本書對唐代宮怨詩的研究，就是採取這種統一內外、互為發明的方向，內容將分為兩部分，一是外緣研究，二是內部、外緣研究的綜合論述。茲分述如下：

(1) 外緣研究：

這一部分將集中探討唐代宮人的概況。依據歷史文獻、唐人筆記、小說詩文等資料，嘗試鉤

¹⁴ Wellek, Rene and Warren, Austin, Theory Of Literature (Penguin Books Ltd. 1985), 譯文可參劉象愚、邢培明、陳聖生、李哲明譯：《文學理論》(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

¹⁵ Wellek, Rene and Warren, Austin, Theory Of Literature, p.139.

¹⁶ 盛寧(一九四五—)：《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頁二八—二九。

¹⁷ Greenblatt, Stephen,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5.

勒出唐代宮人的真實概況，統計宮人數目、闡述入宮途徑，以及其不幸遭遇等問題，並以此作為理解唐代宮怨詩的外緣參考材料。

(2) 綜合論述：

這一部分將就唐代宮怨詩的意象、母題，及其所呈現的男女關係等三個專題，進行討論研究。三個專題，均從文學的內部(語言、敘述結構)著手分析。然而，這種內部研究並不是孤立地進行，而是必須結合詩歌的社會現實，又或歸結於文學的外緣研究(文學語言傳統、社會文化環境)之上。

唐代宮怨詩的意象，多承漢魏六朝詩文而來。單就唐代宮怨詩的意象進行研究，而將意象所涵含的文學傳統棄之不顧，是見樹不見林的做法，所以本篇討論意象的時候，尤其著重其承傳衍變。至於宮怨詩的母題及其呈現的兩性關係研究，須從詩歌的敘述結構著手分析，故可視之為文學的內部研究，惟二者最終的討論將歸結於中國社會的兩性觀念、唐代文人的仕宦心態之上，此又屬於文化環境、社會意識形態等文學外緣的範疇。故此，這一部分是內部研究和外緣研究的綜合。

第二章 唐代宮人概況

(一) 宮人釋名

(1) 宮人

「宮人」為內官、宮官、以至宮女的通稱，其得爵秩，乃為妃嬪、世婦之屬，下則為供役使之職的宮女。考唐代宮人一詞含義相當廣泛，上至嬪妃，下至一般宮婢，均可稱作宮人。如《唐故二品宮墓誌銘》記：

故二品宮人者，不知何許人，莫詳其氏族，竊以恭承青瑣，陪廁丹墀，妙簡良家，蓬茲盛列。①

其身居二品，顯屬九嬪身份，然銘文中仍以「宮人」稱之。又《亡宮人六品官年七十墓誌文

一首并序》記：

大周宮官某氏，某州郡人也。選才清貫，譽入椒闈；拜秩紫宮，名昇壺職。^②

可見除內官外，宮官亦屬宮人之列。此外，無官品職掌的宮女也可稱作宮人，如《舊唐書·職官志》記云：

凡宮人有疾病，則供其醫藥，死亡則供其衣服，各視其品命。仍於隨近寺觀，爲之修福。雖無品，亦如之。^③

又《新唐書·百官志二》記云：

宮人不供職者，司正以牒取裁，小事決罰，大事奏聞。^④

按二書所記，宮人亦包括無品及不供職者，此即爲一般供役使之職的宮女。

宮人除有官品爵秩之分外，還有良賤之別。蓋唐代賤人包括官賤民及私賤民二種，而官賤又分爲官奴婢、官戶、工樂戶、雜戶以及太常音聲人五類。^⑤宮人中因籍沒而入宮者，即屬官奴婢之身份。如《唐六典》所記：

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凡初配沒有伎藝者，從其能而配諸司；婦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餘無能，咸隸諸司農。^⑥

柳理(活躍於八三六前後?)《上清傳》描述寶參(七三四—七九三)被下詔賜死，其寵婢上清即沒入掖庭：

實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若顧問，善爲

①《唐故二品宮墓誌銘》，見周紹良(一九一七—)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三一—九。

②《亡宮人六品官年七十墓誌文一首并序》，《唐代墓誌彙編》，頁一〇—一五。

③劉昫(八八—八九七四)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卷四四，《職官志三》二四，頁一八七—。

④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卷四七，《百官志二》三七，頁一二三〇。

⑤詳參武建國(一九五四—)：《唐代的賤民》，載《貴州文史叢刊》，一九八四年三期，總十四期，頁七五—八三。

⑥李林甫(?—七五二)等撰：《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頁一九三。

我辭焉。」……上清果隸名掖庭。⁷

所云「宮婢」者，顯屬賤民官奴婢之類，身份當有別於以良家子入選的宮人。⁸

(2) 宮妓

宮妓，即宮廷內的歌妓女樂，《開元天寶遺事》記云：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離帝（玄宗）左右……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宮妓中帝之鍾愛也。⁹

宮妓乃為娛樂皇室而設，專供耳目之娛，《舊唐書·德宗本紀》中所記：

戊午，上（德宗）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陣樂》，徧奏《九部樂》，及宮中歌舞妓十數人列於庭。¹⁰

所謂「宮中歌舞妓」，顯即為宮妓。

唐代宮妓可分為教坊樂妓和梨園樂妓兩類。據《教坊記》所記，教坊樂妓又可分為內人、宮人、搗彈家及雜婦女四種：

(a) 內人¹¹

⁷ 柳程：《上清傳》，見汪辟疆（一八八七—一九六六）校錄：《唐人小說》（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二〇九—二一〇。

⁸ 良家子，指出身良家的子女，此乃相對賤民身分而言。

⁹ 王仁裕撰（八八〇—九五六）：《開元天寶遺事》，見王仁裕等撰：《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七五。

¹⁰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本紀》一三，頁三八七。

¹¹ 考內人之名，並不專指教坊樂妓，亦為宮人之通稱，如《亡宮七品年七十二》：「內人諱字，州縣人也。挺閑婉之姿，稟柔明之性，職奉桂殿，芳流椒闥。」身登七品，自屬御女內官，然仍稱之為內人。見《唐代墓誌彙編》，頁五九六。此外，《舊唐書》記德宗（李適，七四二—八〇五，七七九—八〇五在位）奉天亂後，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陸贄（七五四—八〇五）不奉詔，進狀論曰：「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陸贄所論內人，顯為一般宮人的指稱。見《舊唐書》，卷八九，《陸贄傳》，頁三七九—三七九九。又趙璘（八三〇—？）《因話錄》：「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文中之內人，亦似指一般宮女而言。見李肇《活蹤於八二五前後》等撰：《唐國史補·因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卷一，《宮部》，頁七〇。

內人者，《教坊記》記曰：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¹²

樂妓入宜春院者謂之內人，於教坊樂妓中地位最高，蓋常得見君王之面也，且樂技又較同儕為佳，據前書所載，當時「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¹³可見內人樂技精湛不凡。

宜春院內人的記載，亦可徵見其他唐人之詩文，如王建（七六六？—八三二？）〈宮詞〉其六十五：

內人相續報花開 准擬君王便看來
逢著五絃琴繡袋 宜春院裏按歌回¹⁴

王詩所說，實與《教坊記》之言暗合。

(b) 宮人

《教坊記》云：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貌殊，佩裾居然易辨——內人帶魚，宮人則否。¹⁵

此處所說的「宮人」，顯為教坊樂妓之一，當與上文所談到的宮人有別。彼輩宮人地位較內人為次，且容貌技能上亦有所不及。

(c) 搗彈家

《教坊記》云：

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教習琵琶。五絃。箏篥。筆者、謂之「搗彈家」。¹⁶

¹² 崔令欽《活曜於七一三前後》，任半塘（一八九七—一九九一）箋訂：《教坊記箋訂》，（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頁一九。

¹³ 同上，頁三四。

¹⁴ 王建：〈宮詞〉其六十五，《全唐詩》，卷三〇二，頁三四四三。

¹⁵ 同注¹²，頁二五。

¹⁶ 同上。

平人者，良家平民也。¹⁷搗彈家便是由民間良家婦女中挑選容姿較優者入內。其雖或精於樂器演奏，惟舞技卻遠遜於內人，如《教坊記》所云：

開元十一年（七二三）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搗彈家彌月不成。¹⁸

可見同是教坊樂妓，技藝上卻有很大的工拙分別。

(d) 雜婦女

《教坊記》云：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玄宗）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¹⁹

從黃幡綽活躍於七—三前後漫言訾詬看來，這些雜婦女樂技固然不及內人，而且身份卑下，由是方有招受優人戲謔之事。

至於梨園樂妓的記載，則可見於《資治通鑑》：

開元二年……上（玄宗）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²⁰

又許渾（七八八？—八五八，一說七九一—八五八）《贈蕭鍊師》一詩中的蕭鍊師亦似為此等梨園樂妓，其詩序云：

鍊師，貞元初，自梨園選為內妓。善舞柘枝，宮中莫有倫比者，寵錫甚厚。²¹

¹⁷ 平人者，良家平民也。如杜甫（七一—七七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撫迹猶酸辛 平人固騷屑」，《全唐詩》，卷二一六，頁二二六六。又白居易（七七—八四六）《兩朱闌·刺佛寺寢多也》：「憶昨平陽宅初置吞并平人幾家地」，《全唐詩》，卷四二七，頁四七〇一。二詩中所說的「平人」，明顯便是指有家有業的良家平民。

¹⁸ 同注¹²，頁二八。

¹⁹ 同注¹²，頁四〇。

²⁰ 司馬光（一〇一—一〇八六）等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卷二一，一，〈唐紀〉二七，頁六六九四。

²¹ 許渾：《贈蕭鍊師·并序》，《全唐詩》，卷五三七，頁六一二八。

蕭鍊師自梨園而被選為內妓，正與《資治通鑑》所記頗相符合，這或可證明中唐之際尚保有盛唐梨園樂妓制度。²²

此外，由於所選之梨園樂妓被置於宜春院，並給賜其家，適與教坊內人之情形相似，故日人岸邊成雄（一九二一—？）《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推論所謂梨園樂妓者：

故或係從教坊之內人家中選擇一部份人員，參加梨園者。²³

惟岸邊成雄之推論是否確實，則尚待考證。

考教坊宮妓的本質，只供天子聲色之娛，而不薦枕席，這與宮人名義上全為天子一人所御不同，是以樂妓中如裴大娘、張四娘等輩均有丈夫。²⁴

可是，宮妓中亦有因奉侍帝側而蒙倖，如《教坊記》所記云：

其得倖者，謂之「十家」，給第宅，賜無異等。²⁵

因蒙倖而被封為妃嬪者，亦不乏其例，如《樂府雜錄》之記代宗（李豫，七二七—七七九，七六二—七七九在位）才人張紅紅：

尋達上（代宗）聽，朔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為才人……上嘉歎之，即贈昭儀也。²⁶

可見宮妓本職雖在供耳目之娛，但在天子意旨下，亦有薦枕席、供御宿者。

總而言之，唐人之謂「宮人」，其意頗廣，既可指有品位之內官、宮官，亦可指無品位之宮女，甚至宮妓。

²² 據楊蔭瀏（一八九九—一九八四）所考，唐代梨園組織有三，分別是長安宮廷禁苑裏的梨園、長安太常寺的梨園別教院和洛陽太常寺的梨園新院。見氏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一九八五年），第二冊，頁四六—四八。蕭鍊師出身之梨園似即長安宮廷禁苑內之梨園，蓋《贈蕭鍊師·并序》云：「鍊師，貞元初，自梨園選為內妓。善舞柘枝，宮中莫有倫比者，寵錫甚厚。及駕幸奉天，以病不獲隨輦，遂失所止。」，序文指出奉天之難時，蕭鍊師未隨德宗出奔長安，可見蕭鍊師所屬之梨園當不在洛陽，而在長安。此外，任半塘認為長安太常寺的梨園別教院的成員「限於男弟子」。見氏著：《唐戲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一一三一。按任說，則蕭鍊師似出身於長安宮廷禁苑中之梨園。

²³ 岸邊成雄著，梁在平、黃志炯譯：《唐代音樂史研究》（台北：台灣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頁六二。

²⁴ 同注²²，頁四九—五一。

²⁵ 同注²²。

²⁶ 段安節（活躍於八八九前後）：《樂府雜錄》（《叢書集成初編》本），頁一八一—一九。